

## 正祖的陵行和首都圈的成长

——18、19世纪首都圈实学者的成长背景

□ 金文植

### 开 头 语

17世纪后期以后，汉城成了飞跃发展的城市。随着脱离农村的流民涌进汉城，定居在城外，汉城人口增长，汉城府的管辖区域扩大，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市场圈，国际贸易繁盛，汉城成了工商业的中心。汉城人口的增长，使供给其粮食和燃料的汉城近郊的郡县也成长为商业城市，利用汉江为交通路的汉江边的商业聚落也随之发达起来。以中央汉城（京都）为中心，四都（开城、江华、华城、广州）环绕的首都圈地区，出现人口增长、经济逐步成长的趋势。

正祖在位期间，一直进行着参拜分散于京畿道日原王陵的陵行。正祖通过陵行，提高了王室的权威，强调了自身的正统性。作为国王亲自访问因工商业的发达社会变动巨大的首都圈地区，解决矛盾和纠纷，激发士、民们士气，进行军事训练，巩固战略要地等，为首都圈的稳定成长竭尽了全力。

本稿通过分析正祖的陵行日志和频率以及在陵行中实行的各种措施，来探讨在首都圈的成长方面正祖的谋略所起的影响。把《正祖实录》作为主要参考资料，同时也辅助性地参考了《日省

录》、《备边司誉录》等资料。

## 一 正祖的陵行日志

正祖在位 24 年间,离开都城访问京畿道日原的王陵次数多达 66 次。

正祖从 1772 年 2 月访问永陵、弘陵开始,直到死亡前 3 个月的 1800 年 3 月,一直继续了陵行。陵行次数每年达 3 次,这与通常数年 1 次,与英祖陵行比较频繁也一年不到两次的情形相比,正祖的陵行次数的确很多。陵行期限,大部分的王陵因为在近郊,所以当日结束的占全部的 58%(66 次中 38 次),但是也有八天七夜,五天四夜,四天三夜等在都城外面停留的情况,这时把访问地的行宫、陵、园、墓的斋室作为住处。

正祖访问了 30 个陵、4 个园、6 个墓。正祖的访问次数从 18 次至 1 次,表现出相当大的偏差,但是永祐园、显隆园、明陵、健元陵、元陵、弘陵等频率较高。永祐园、显隆园是正祖的生父思悼世子的陵园,明陵是肃宗和两位继妃(仁显王后,仁弘陵是贞圣王后)的陵园。正祖经常访问太祖、肃宗、英祖的陵墓,一方面是对先王的孝的表现,同时也是强调继承王位的正统性。从访问次数来看,正祖认为始于太祖的王位,经过肃宗、英祖延续到了自己。而且用接近于全部陵行一半的 31 次访问永祐园和显隆园,具有要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含冤牺牲的生父伸冤和要对外阐明自己血统的政治目的。

## 二 陵行时下达的措施分析

### (一) 先王业绩的继承和王室权威的展示

正祖强调自己的陵行是继承先王继志述事的一个环节,在下

达各种措施时，也参考了历代先王们的行迹。正祖表示陵行是继承列圣朝实践的事例，而且遵从先王们每次陵行时施行特恩，自己也施行一些慰劳民情的措施。他回忆与英祖一同陵行的时期，或是确认英祖陵行时所采取的措施，下达与其相应的指示。这些都是为了强调正祖自己陵行时的措施皆是继承了历代先王们的业绩。正祖通过陵行纪念与历代先王行迹有关的年份，而且积极评价他们的政绩，对在陵行中发生的故事颇为关心，据实地再现那些故事。

正祖通过陵行，参拜大君、嫔、翁主等的墓，以录用他们的后代为官吏，谋求宗室的和睦。关于宗室的措施可作代表事例的是访问神德王后（太祖继妃）的贞陵时，正祖拜访了王后的父亲象山府院君（姜允成）夫妇的墓和其子孙后，下令给象山府院君夫妇墓祭祀，然后下令让地方官吏照看王后所生抚安大君（李芳蕃）和宜安大君（李芳硕）之墓。

继承历代先王们的业绩，展示王室权威的正祖的这些措施，以强调正祖自己继承王位的正统性，为自己所追求的强化王权打下了基础。

## （二）表彰功臣、文臣和文士的选拔

正祖通过陵行，给与王陵有关联或在陵行路周边的功臣、文臣的墓、祠上致祭，采取录用其子孙为官吏等措施，表彰其功绩。而且正祖致祭于在陵行地的书院、乡校，称赞访问地区具有缘故的文臣的学德，劝奖儒生们的学问。正祖陵行中给紫云书院（李珥）、坡山书院（成浑）、道峰书院（赵光祖、宋时烈）、忠贤书院（姜郇赞）、梅谷书院（宋时烈）、明皋书院（赵翼）、牛渚书院（赵宪）、鹭江书院（朴泰辅）等下承旨，令举行祭祀，访问水原的乡校，对前来迎接的儒生劝奖学问。

正祖访问或邀请当地的山林，在当地直接选拔陵行地区的文士。王权还没有巩固其地位的执政初期，正祖在驺州郑重地邀请

金亮行, 1792年还给退居在乡里的金钟秀问安。通过别试选拔当地文士的措施经常有, 作为代表例子可举1797年同时选拔陵行列经过的十邑的儒生。当时正祖出30道试题, 让十邑的首领收集3道题目的试卷, 由正祖亲自打分, 然后给各体(诗、赋、论、铭、颂、赞)的首席者应试文科殿试或监试会试的资格, 对其余的选拔者赐给由奎章阁出版发行的《五伦行实》、《史记英选》等书籍。正祖的这种措施相似于同时期为了提拔远离中央的地方儒生而实行的宾兴科, 不同的只是主要以国王直接陵行的汉城近郊的十邑为对象。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 正祖在陵行中, 致祭于功臣和文臣的墓所及书院、乡校, 录用其后代子孙为官, 邀请有名望的山林, 在当地通过考试选拔文士等措施, 在谋求君臣之间团结, 提高当地士气方面的效果是显著的。

### (三) 军事训练和武士的选拔

正祖的陵行被活用为大规模的军队同时移动, 使随行军士们互相冲突, 让他们比试武艺和军士训练的机会。正祖出发时穿上戎服, 离开官殿或都城就乘马移动, 到陵入口处以后, 才换乘舆, 在斋室穿上礼服。所以在移动途中, 国王的样子和在战场上指挥军士的时候是一样的。

正祖在途中有意让随行军士们冲突, 考验军士们的武艺。1785年, 在沙河里进行的训练可作代表例子。正祖这时往往有意把随行军士分成几个单位, 摆好阵, 让他们互相攻击, 以此来考验部队的战斗能力和武将们的武艺和统率能力。陵行途中, 军事训练随时受正祖密令进行, 因此随行的五军营(训练都监、禁卫营、御营厅、守御厅、搃戎厅)及有关地区的军士们时常对此要有待备。

陵行中的军事训练在宿所和山城也进行。正祖停留在坡州牧, 穿好甲衣后, 让随行的将首和地方官(训练大将、御营大将、京

畿监司、开城留守、江华留守、摠戎使、禁军别将)挥动旗帜,敲响大鼓迎接自己,然后接受他们的军礼。在驷行宫、清心楼检查完信炮的性能后同时进行陆上和水上军事训练。在新建成的华城西将台检阅了城操和夜操,在东将台考察军士们的武艺,命令发射埋火炮。

正祖在陵行中,随时通过射箭比赛考察随行臣僚以及武将们的武艺,在访问地区,实行别试选拔武士。正祖的射箭比赛通常是以自己先射,然后随行臣僚、武将轮番射的方式进行。对成绩好的,赐给马匹,民庶出来表演成绩好的,也有取得应试于武科殿试资格的。陵行地区的武士选拔与文士选拔同时期进行,这与宾兴科相比,实施地区、选拔次数及人员都多出很多。武士的选拔也同文士的选拔一样,也只成了具有一定能力的首都圈的人才被提拔为官吏的机会。

#### (四) 对民接触和民冤的解决

正祖的陵行作为国王率领众多的随行人员参拜王陵,以其行事规模的壮大,服装和仪仗的华丽,直接亲眼见到国王等诸多原因,吸收了众多民众前来观看。正祖陵行时,陵行路旁边聚集了无数观看其壮观场面的人流。在《正祖实录》上称之为“观光民人”。有直接接触国王和民人传达什么的人,但捕盗大将(赵奎镇)考虑警护上的困难,建议禁止观光的人群。但是正祖以他们都是自己的赤子,而且是了解民情的机会等理由否定了他的建议。而且为了观光后民众平安回到邑城,临时缓解了访问地的夜禁。

通过陵行与民众直接对面听取民冤以后,正祖为了解决问题采取了各种措施。正祖首先听取京畿监司和访问地区的地方官以及为了解民情事先派遣的暗行御史等的报告,处理民冤,根据功过处理人事。正祖还直接通过民口,听取和处理民冤。这种情况虽然有当场就能知道其结果的长处,但是也有其受惠者极少的短处。解决这一短处就是引用上言,击铨制度。

但是正祖与民接触的特点在于更加积极和自然。尤其是陵行时，跪在行列前上言的“驾前上言”或敲击锣鼓、控诉冤情的“卫外击铎”很发达。陵行中就有总3555件上言、击铎（上言3232件，击铎123件），正祖还宫后就立即处理，下达到负责官署。那时，首都圈的民众通过正祖陵行上言、击铎，使正祖了解到了附税掠夺、土地侵占、侵占工商业利益等民冤事项，并进而使他采取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正祖陵行中为民人下达的措施主要是还谷和军布等经济上的优惠以及废除弊端成了主体。正祖把陵行称为“幸行”即解释为有“恩泽”之行，给访问地区的民众以经济上的优惠方面，采取了多种实际性的措施。

### 三 促进首都圈的成长

17世纪后期以后，汉城迅速发展成为商业城市，因脱离农村的人口流入，使汉城的人口急剧增长。新流入的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都城外面，尤其是汉江的京江（广津、杨花津）地区人口增长很快。他们大部分是贫农，以流通经济发展过程中派生出来的工作维持生活。18世纪的汉城以全国性的市场圈为中心，成长为能够容纳30万人口的大城市。

伴随着汉城的成长，与汉城为邻的郡县也进入了城市化的进程，与汉城的商业圈联系起来。汉城背后城市开城和水原，新的商品流通据点广州松坡场和扬州楼院店等都成长成了商业城市。随着近郊郡县的城市化，京畿道的人口也持续增加。17世纪后期以来，京畿道人口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汉城人口的增长率，尤其是大邑（水原、扬州、开城、江华），沿汉江和临海地区（南阳、杨根、安山、通津、阳川、始兴），临接大路地区（竹山、龙仁、安城、抱川）等地区增长率很高。但是，正祖的陵行地区正好与

人口增长、走向城市化的近郊的京畿道郡县一致。正祖陵行时经过的扬州、阳州、始兴、安山、水原等是人口增长率很高的地区。广州、骊州是人口规模超过3万的大邑。

正祖通过陵行访问汉城近郊的大邑，这对成长中的首都圈发展无疑起了促进作用。当时朝鲜社会伴随着搞活流通经济，地方中心地区同时也进入了城市化。随着士族支配体制的动摇，士族逐渐失去了在乡村形成公论的能力。相反，成长中的民人具备了经济能力，发出各自的心声，因此此时正处于矛盾和纠纷增多的趋势。这个时期，正祖访问成长迅速的首都圈地区，充当了解决现地出现的多种矛盾和纠纷的调解者。

正祖直接接触士、民，对待士人，推崇历代功臣、文臣的功绩和学德，慰劳其子孙，通过现场考试提拔首都圈的人才为官。同时听取民众的民冤，指示其解决方案，调解矛盾和纠纷。正祖的这种统治方式，作为实现高于儒教政治的民本政治，舆论政治，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正祖对陵行路的建设和保持也很关心。正祖对建设和保修道路、桥梁有功的地方官奖赏，对未备道路、引发民弊的地方官当场免职，派遣暗行御史监视因道路建设派生出来的民弊。1791年，正祖把郑东观派为暗行御史调查弊害。这个时期建设的露梁镇—果川—衿川—广州—水原公路以后发展成为属于十大公路的主要干线道路。

正祖体察到因为渡汉江之难题使陵行延误、发生民弊等实情，以建设舟桥解决了此难题。正祖在1789年的时候，为了解除陵行之弊端，新制《园幸定例》，1790年制定《舟桥指南》，规定去温泉或访问宣陵、靖陵、章陵时走露梁镇，访问英陵时走广津。在成长中的京江地区，正祖利用了流通活跃的露梁镇和广津为陵行路，对使用船舶的京江商人给与经济上的特权，以促进京江的发展。

正祖对把广州、华城等发展为据点城市也很关心。这成了促进首都圈郡县发展为商业城市的促进剂。正祖很重视广州、华城，1793年设立了华城留守府，1795年设立了广州留守府。这成了18世纪后期确定以汉城（京都）和四都（开城、江华、广州、华城）为中心的首都圈地区的基础。

## 结 束 语

正祖在位25年间，进行了66次的陵行，其主要地区是王陵所在的、城市化进程迅速的首都圈地区。在本稿，笔者分析了正祖陵行中下达的措施，把其意义整理为继承先王的业绩和展示王室权威，表彰功臣、文臣以及选拔文士，军事训练和武士的选拔，对民接触和解决民冤等。正祖的措施等于是由国王亲自出面调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出现的多种多样的矛盾和纠纷。正祖陵行中一直关心的陵行路的建设和保修，扶植广州、华城等据点城市等措施，促进了首都圈的成长；陵行途中在宿所、山城举行的军事训练成了保障首都圈稳定成长的措施。对首都圈地区士、民的正祖措施，受到了地区民众的热烈欢迎，这又联系发展成了王权的强化。

本稿主要注重于正祖的陵行对首都圈成长所起的作用，所以没能探讨在首都圈的成长上，正祖的其他政策所起的影响。这些是分析完下达到包括四都的首都圈各郡县的措施以后，才能整理出来的问题。所以笔者留下此问题，作以后探讨的课题。

（中国山东大学 朴银淑译）

余篇。

## 韩国篇作者

**郑昌烈**：现汉阳大学史学科教授。主要论著有：《甲午农民战争研究》、《韩国民族民众运动研究》（合编）等。

**朴星来**：现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副总长、韩国科学史学会会长。主要论著有：《李瀛的西洋科学受容》、《韩国科学史》、《韩国人的科学精神》等。

**林荧泽**：现成均馆大学汉文教育科教授、韩国汉文学会会长、民族文学史研究所共同代表。主要论著有：《韩国文学史的视觉》、《李朝时代叙事诗》（译注书）、《韩国近代文学史论》（合编）等。

**金明昊**：现成均馆大学汉文学科教授。主要论著有《热河日记研究》、《朴珪寿研究》、《燕岩文学与史记》等。

**金文植**：现汉城大奎章阁学艺研究士。主要论著有《朝鲜后期经学思想研究》、《18世纪后半汉城学人的清学认识及清文物导入论》等。

**金容杰**：现诚信女子大学汉文教育科教授。主要论著有《星湖李瀛的哲学思想研究》、《汉文文型新讲》（合著）、《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研究》等。

**李篪衡**：现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论著有：《茶山经学研究》、《韩国思想大系》（合著）、《译注孟子要义》、《晦斋的经学思想》等。

**郑允炯**：现弘益大学经济学科教授。主要论著有《西洋经济史研究》、《茶山的还上改革论》等。